

1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5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NOV 30 1954

卷一 齊項綴引

予觀前世之幽怪隱事街談佳話有文所不在而  
蓋多出於名公鉅筆或出於稗官小說故彙有遺  
王歸田五十餘年來所得於耳目者不可勝記每  
輒錄一二詞無繪藻事無類次積久成帙命之  
有述則舊典可以備參考善惡邪正可以寓勸戒  
以資娛樂固未必無補於史氏之遺佚而其類  
校之義日驗近詆之罪則亦有不得辭其責矣  
正德丁卯秋八月初吉八十一翁書齋書于澄江  
之老賢

NOV 30 1954

謇齋瑣綴引

予觀前世之幽恠隱事街談俚諺有史所不在而亦傳于今者  
蓋多出於名公鉅筆或出於稗官小說故靡有遺焉予自入仕  
至歸田五十餘年來所得於耳目者不可勝記每見楮筆在前  
輒錄一二詞無繪藻事無類次積久成帙命之曰瑣綴然其中  
有近制舊典可以備參考善惡邪正可以寓勸戒清平雅謹可  
以資娛笑固未必無補於史氏之遺佚而其闡幽訐狀竊取春  
秋之義自貽近訕之罪則亦有不得辭其責矣

正德丁卯秋八月初吉八十一翁謇齋書于澄江書院之忠賢  
堂

審齋瑣綴錄卷之一

命上御經筵肇於嗣極之初是為天順八年甲申之八月二日  
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月三會講日皆逢二  
進講每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繕錄  
正副各貳紙隔日進司禮監官奏知先晚於文華殿內寶座  
地平之南設金鶴香爐左右各一於左香爐之東稍南設御  
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夾講章各壓以  
金尺一付至期早朝近侍內臣及知經筵官總兵閣老學士  
并講官及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臚卿錦衣指  
揮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其  
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等俱青<sub>金</sub>綉服朝畢

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將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帶便服仍各執金瓜而領將軍或侯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追越衆官進左順門皆分班綴行立文華門外竢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

殿內負東西墻立諸官升陞鴻臚寺卿贊入班行禮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指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序班六員分於中門左右北向立序班二人舉御案進上二人舉講案置中鳴贊唱進講講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對立鳴贊講官贊並行禮興東展書官進至地平膝行詣

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展所講書竢展書

官復位乃先講說某書然後申講講畢掩書稍退後原展書官仍如儀進掩書復位西展書官與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禮各回班序班各撤案聯置舊所鴻臚卿中跪奏禮畢

上諭官人每喫酒飯各官跪承旨興以次出丹陛仍行禮乃出左順門宴以官序惟學士之坐立則序於鴻臚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右展書官坐亦亦立序於四品以上寫講章官上重職事也其號日講官者凡四員日輪二員先大學衍義次貞觀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日內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並起止置案上至日早朝

畢四講官同閣老隨

駕入至殿內授內臣以來日起止埃召乃入穿堂

門內行禮分班北向前後立東班當講者詣

御案前內侍授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書則向上初展後  
掩皆屬內侍講畢還籤復位西班當講者乃進講悉如東儀  
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跪承旨行禮禮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宴於  
文華殿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

視牲本末

國朝大祀之牲皆預養於犧牲所所在天壇西南隅歲以膋  
月朔旦

駕親臨閱文武堂上官皆先候於所南門外

駕至則樂舞生群行叩頭禮錦衣指揮使奏落輦尚膳監太  
監進茶一鍾

上乃降輦禮部太常寺堂上官分導以入衆官皆從立門內候  
駕周視牲各畢送出門升輦進茶畢乃出以後每夕輪一大  
臣繼視之蓋自五府及吏戶禮兵工五部通政翰林堂上之  
官無故者皆輿馬太常寺則先期以次坐日具 聞至次當  
往者則太常典簿廳先日徑具手本稟請是日早總兵部遣  
一頭目先受約束至晚率五十騎卒候鍾定人靜乃具盛服  
騎卒導從正陽門出所過火甲燈籠夾道俟迓抵西天門釋  
輿駐騎徒步入門循道旁行道以

御嘗行故也至所北門則禮部委官及養牲士卒知觀提點皆候肅入自兔房鹿檻羊棧牛枋猪圈周行歷視乃坐官亭所官具牲數揭帖以呈蓋牛犢二十九北羊二十二鹿二兔十四猪三十四也辭出騎卒火甲仍導抵城闔人啓鑰皆入歸第乃散明早則具絳袍先百官入左掖門至丹墀立於鳴贊官之右候

上御寶座靜鞭鳴第二聲稍前立於大漢將軍之南三鞭止即上御道中跪自稱某官某看牲復命俯伏三叩頭興退立於常朝班之東候衆官禮畢乃還班其日或值輟朝亦須絳袍惟自正旦以後

上諭殿則或朝服或公服從衆獨加布履升陛由殿東第一門入內立候

駕臨鞭止復命如前起越王門之東左門乃出若值傳制則具朝服先入華蓋殿復命也夫用騎卒者傳自宣德間始所以防不虞也蓋故事牲視屬明曉往還率遇中宵以久漸差至僅二鼓已還矣亦莫知其非也因循簡便豈啻是哉

### 翰林故事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叅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膳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厨饌於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屬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

制誥御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然且誑人曰出某手一日柯學士孟時謂中書黃瓊曰某人勅命稿作急譚上瓊荅曰尚未作孟但竊咲之詩曰維鵠有巢維雉居之孟子曰久假不歸惡知其非貞有固此類歟

五府六部都察院精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林印則委於博士典籍待詔侍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二年博士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勅房中書

郎中等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學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僉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皆日晝卯酉月終送院稽考故凡考譯字官并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學士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

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



正統以來四月下旬

經筵講畢賜諸執事宮扇人一握皆

上親授之天順間以經筵輟乃命中官傳賜於各堂上而學士猶其焉成化以來經筵雖御而此典不復行徒仍天順時例甚至學士亦間有弗其者不獨

經筵諸職事也

宣德以來閣老及經筵日講官間

賜冠服必緋袍金帶無間品秩

令上御經筵之初萬循吉李文通爲學士孫舜卿劉叔溫牛大經爲少卿兩不相下當賜衣時牛太監右其姪故三少卿皆賜金帶緋袍而萬李則賜青羅袍以抑之然帶猶金也後牛

敗以他事此亦坐之成化己丑冬王惟臣彭彥實進日講未久適遇

賜雖仍緋袍而帶止素玳瑁耳時疑文通不敬並已說許太監臨期易之成化癸巳年夏四月復

賜王彭以素香帶閣老乘間言之及端午節

賜閣老織金麒麟大紅紗各一端因併賜以金鑲玳瑁帶故典始克復也

正統以來諸學士其閣老每早朝退俱入東閣圓揖畢講讀以下官序立閣門內中書等官雖進四品以上秩者亦從衆序於閣門外總揖諸學士其閣老乃散天順初徐有貞驟進大位欲示私恩乃聽西勅書房中等官請另揖於文淵閣下

不復從衆行禮惟東誥勅房中書等官尚仍舊楫尾大不掉  
其有自哉

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而印則造於  
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學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印不設西  
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聞乃命  
工部具椅案胡宗伯定位次二先生始自內閣出就座時論  
雖躡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成化壬辰夏四月  
直等陞學士到任時可齋彭先生以兼秩非本院學士止於  
後堂辭不出座萬循吉請至再三直乃進曰聞西楊先生亦  
嘗坐先生何爲辭況後陳高諸先生亦未嘗不坐可齋始出  
坐中萬先生坐右商先生時以兄喪不至故虛其左而直五

人以次東西列坐既僉書畢講讀以下官請行拜禮直等辭  
可齋曰拜是禮也禮畢入晏後堂王惟臣江東之楊維新並  
坐於上直其彭彥實以嘗師可齋辭坐前席講讀修撰年深  
者亦前列餘東西序是筵醜費頗鉅既而直等同復一筵亦  
如之此本院故事他衙門無有也

正統間錢文肅陞禮部侍郎陳芳洲先生繼握院章未幾入  
閣仍兼掌之及進位少保本院移文諸司猶署職名因具疏  
請止署姓初本院案牘諸學士班署之後各自重署者惟掌  
院學士與孔目二人耳成化己丑冬直署院事蓋以侍讀署  
自直始時直見孔目不僉名詢之曰自柯先生始革其弊直  
曰朝廷設首領正欲上下相制耳其弊固當革豈可遽革其

職哉乃命署職名如舊弊亦無能爲也

皇朝宮殿最尚簡便自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外西則有武英仁智二殿皆畫史藝士供奉豫游之所東有文華殿

儲君所御然

上每月三次經筵及每日閱章奏亦御此殿

東宮講讀則在文華殿東廂房凡三間座於北一間中開一門向南每早各官皆綉服進則行叩頭禮後分班立

東宮自座上背誦先日之書畢東講官直上至地平前立內侍授以牙籤手執指書而講四書講畢從西而下橫折過東還班西講官從下橫折過東直上地平前講經如東儀講畢從西下橫折過班蓋左進而右退折旋中矩禮也書冊皆向

上講畢退食後東宮乃易袂襪金鑲寶石或玉鈎絛向西窻下習做書一張各官易素袍復進通講三日之書既畢睿旨先生每喫茶各官叩頭而出中間少立內臣設一卓將東宮做書展於卓上請視閣老以朱筆點字之端楷者內臣每請多點數字庶奉進

皇太后見之而喜點畢內臣將做書進各官出門外內臣奉茶飲畢乃退

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閱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克譯字官始援此例中鄉試及

登第又以其修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  
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戶部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  
書不復精徒籍爲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衆天順八年彭可  
齋始建白如制去取其內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庶吉士其脩寰宇通志一日同彭彥實往文淵  
閣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州陳公亦來予兩人却立公疾行  
而過顧予兩人笑日以緩急爲序他日公入廁周堯佐贊善  
先在内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善謹  
風流醜籍蓋可想見

宣德以來中書秩滿止陞二級其餘于西勅書房者累轉至五  
品郎中等官則兼繫待詔待書等銜雖程南雲黃養正朱孔  
易等皆見寵任亦僅進四品散官耳正統間曹先生用事始  
授一二太僕卿亞順天府丞亦未嘗有假清卿者順天以來  
中書滿則陞吏禮二部員外郎員外郎滿則遙授山東布政  
司叅議銜順天府支俸兵部撥皂隸仍懸員外牙牌如舊書  
辦一遇恩例則太常卿亞可拾取至爲人書名表記則知制  
誥兼經筵等銜無不竊署之雖日供事於閣老之前而媚附  
中貴時節恩賜鮮不其被其窺伺動靜陰市恩私則自景泰  
間已然故王千之先生初入閣遂奏黜王謙陳彖等數人外  
補士夫翕然稱快千之先生敗後至成化又復日熾或初授  
山東叅議值慶成晏輒求侍坐殿中者或初充史館謄錄未  
舉一筆以丁憂去服闋適書完遂由員外進郎中其妄干恩

澤紊亂舊章曾無一人舉覓可勝嘆哉

正統間禮部缺侍郎吏部擬苗先生衷以進

朝廷易以錢習禮先生出補之縉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  
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曹苗四學士皆遙授各  
部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機繁重欲增一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使  
素善徐瑄薦於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誠不可  
守必須南遷衆內臣皆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  
瑣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值於左掖門問曰如  
何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

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備以  
玉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曰推先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  
獻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庶

朝廷志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  
假往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詣內閣舉之遂陞僉都至景  
泰丙子十二月脩河功訖還

上詔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責貞又求芳洲舉其入閣不得  
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病容圖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諸公  
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無柰何回互只得置  
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密口劍腹者歟

景泰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見寵任乃疏請內閣增人實欲授知己自助意屬錢原溥方私托商先生贊之良久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然則吾所知者蕭維禎也意實不在蕭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遽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蕭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後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謂高先生自生一敵然千之好惡固不私也

天順初以景泰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皆改別職用是改李克述林恒簡黃廷臣尚寶卿劉主靜倪克讓呂逢原通政叅議錢原溥尚寶少卿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蓋出有真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是陞非改矣未幾呂先生遂帶叅議銜同可齋彭先生入閣是冬陳汝言用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自不便

上召冢宰王九臯承

旨九臯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今似太多汝言析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何多於是俱改學士錢則侍讀學士而可齋則以少太常兼侍讀改兼學士明年廷臣使交南還亦援例改輿論汝言所行可稱者惟此一事有真有愧耳

景泰間

朝廷命揭纂脩官職名於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館促完書  
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菓品輒

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籠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啓黃封品分  
以歸又嘗賜燒猪蒸羊上尊晏勞於東閣皆霑醉直幸其被  
其榮蓋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

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  
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叅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  
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

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機國用有餘民  
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下踰為

太平三陽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  
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  
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  
降調府同知

太后躡之自是振日梧樵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陽乃迭  
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陽土物者振將號其事西陽以  
東楊不在京辦解之東陽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瘴疹卒於錢

違

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人發兄弟  
讐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所爭荒  
夷之地竟何益於

國家乃致九溪猫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業宗流鄧茂  
七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極於本土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  
初不<sup>能</sup>沮振之所致也然西陽之文學東陽之政事南楊之清  
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  
也丘仲深雜著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黷矣然當其時南交  
叛逆軒龍易位勅使勞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  
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  
者其能運哉

謬齋瑣綴錄之二

國朝典故五十四

翰林諸學士凡侍宴皆賜坐

殿中四品官上而講讀并經筵官皆坐於中左門上前班舊  
制也正統間李古廉自學士出爲祭酒宴時諸學士仍舊舊  
讓之而僉都御史因坐祭酒右天順初劉益以布政司叅議  
進補祭酒諸學士始復舊制坐其上成化初吳其儉先生以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其慶成晏時僉都御史張耒鳳以嘗  
師其儉乃退坐諸學士下時論黷之丁亥春禮部於中左門  
席首列都給事中直等因候

駕丹陛上質於姚宗伯諉以舊例柯孟時計之日布政耒朝  
或其晏僅得坐門上今林章以山東叅議顧坐殿中此何例



邪姚曰此非由我定出自貴衙門蓋指安簡先生爲林所托也於是姚命該司揭去席間帖子曰從諸公自序既而諸同寅進酒後遂先入席坐前列都給事次之而各衙門五品堂上官仍次於都給事蓋禮無具載各從苟便傳曰議禮之家如聚訟信夫明年姚宗伯始奏定班次且增司業張振烈蓋司業其宴昉此

館中士夫於暑月多褻服執筆景泰間一日

駕從右順門過左順門諸公多踣東閣門爭覩之

上問左右彼白衣者皆何人左右對以必秀才出後匠人收筆墨鎖門也詰旦舒良太監道其故於閣老芳洲見示諸公皆唯唯獨劉主靜出班拱手對曰學生只在門內觀芳洲厲聲

曰門內亦見此真以五十步笑百步何其迂哉退後衆譏之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主靜之謂也

纂脩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命閣門吏每晨會後具到報否揭不至者職名於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參未到荷

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來柰史館書無成日人以爲得斯文相規體

芳洲諸公總裁寰宇通志於郡縣沿革結語有曰國朝因之者或易以

本朝因之或易以今仍舊卒改如初邢遜之因引一譬云昔人有愛其猫甚呼曰天兒客有辨之者曰天固尊矣然雲能

掩之是天不若雲從而呼雲兒既又辨曰雲固掩天然風能散之是雲不若風從而呼風兒既又曰風固能散雲然牆足以障之不若呼牆兒於是呼牆兒既又曰牆固能障風然鼠穴其下牆則覆不若呼鼠兒於是呼鼠兒既又曰鼠固能覆牆然猶實能捕之則鼠不足貴不若猶兒之為逾也於是仍呼曰猶兒此與

國朝因之之語何異哉館中皆闕然後芳洲聞之亦失笑曰有是哉

景泰丙子劉宣化黃廷臣主考順天鄉試時王千之陳芳洲二公之子不遇適官譯字劉淳卷已經翰林考中送入場不及填榜踈畧故耳二公因劾以違制并撫所命題雖欲自絕

有無正統等語請如洪武間坐三吾等罪例重開科考試朝廷止命翰林會同多官校閱衆謂去取顛錯題犯嫌諱考官不能無罪二主考甚惧不測惟高先生素厚黃同鄉翌日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某有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遂釋主考不問且許二公子會試千之復上疏內批敢在打攬以大臣擅法論於是士論不韙之然是科小錄亦不足觀踰年二公坐誣王死陳成宣化亦以疾卒時宣化同年陳汝言用事言於

英廟遂得謚文介蓋二公竟以此失名宣化偶以此得名事有幸不幸者如此夫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

皆小帽襖徹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寶褚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  
學士卿亞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正統間

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都督府邊  
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  
至衆皆詰其初移請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陽先生徐  
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生曾中會試東陽曰然則亦  
明經進士豈不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即  
令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時謂得體蓋東陽才識敏  
捷多類此然微誤可也設有大於此者可獲短耻過遂非邪

蓋又當審事體之輕重何如也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脩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

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慢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

是丁叅議程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

經宿而死其中病如張主事諷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

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死館備矣一日丁叅議丁公性大剛

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

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

闈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識

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劉文介公嘗云吾翰林之職清高固可喜而淹滯亦可嘆譬

宋尚書卿名懷作詩者  
非劉陳緝熙也

若金水河中魚化龍之時未可必其有網罟之患則可必其無至喻以華表柱上鶴而水食不方便亦未嘗不似也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

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漱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真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款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日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賜內閣問二楊先生日壽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日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楊日八荒開壽域此句詩如何南楊日好詩中官日先指壽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日適

賜壽星一贊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

正統間

朝鐘一日不授杵命內閣製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日先生何不作陳乃自南楊日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常題主祔廟南楊執稱

皇太后衆莫能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日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日大明新建廟學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既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大學而不云廟於

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臆西楊之言  
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於是可知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即對以趙府面鼻  
敬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

仁廟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  
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  
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為東楊地乎而  
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  
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完乃同西

楊進少師

正統中具祭酒以賍罷西楊先生與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酒  
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荅云不可謂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於此任古  
廉喟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  
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  
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  
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西楊先生自撰

聖諭錄如議趙府事出於東楊迎合必有所據一日東楊之孫  
士謹過予談及喟然不韙謂顧都實出乃祖以同年薦於

宣廟衆稱得人而西楊掠爲己所薦以此可類推其餘善則歸己過則歸人乃如此至欲陳辨予沮之日自有公論不必辨正統中宗伯胡公澐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且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看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以召立外藩不軌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下多官會問于俛首不辨

但言辨者也死不辨也死

朝廷赦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千之條分折辨衆莫能難蕭都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瞑目與蕭都云

此輩自謂犯如何亦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劉清旁欲回語張賜怒斥之日看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軒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踢王于二公且謂此二奸臣正好毆識者含笑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衆議後有貞等敗王于事亦昭雪旻頗慚悔掩護不及矣

英朝復辟之初凡其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

臚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職者聞之無不嗟惋予私冀彭  
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晏駕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寶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邪况當日

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  
置

上皇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今乃以奪門  
歸其功果何謂邪於是彭先生間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  
張勳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顧對之  
餘從容言之

上頓悟即加踈絕亨輩反快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  
從此得釋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公代之  
其中惟李公儀度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  
學生遂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徐則貌陋心險許則  
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東  
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噉然而  
咲至東閣衆官會揖後與許咲不已殊失觀瞻僉咸鄙之徐  
性多疑芳草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經三宿內閣乃完及讀卷日

駕御文華殿中官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偃蹇後岳正

繼之進對盡言甚至語唾鼻息濺觸御衣亦不怠自覺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而李則始終保全安享富貴蓋容貌詞氣乃聽之符而高卑俯仰吉凶之兆君子可不慎歟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則

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制誥於東閣蓋以備內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呂原李紹商輅劉俊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後入閣者江商陳呂四人耳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殿講畢講官皆退留三閣老少候親授以

旨意揭帖且諭你每將去行蓋先日內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儲才之地官翰林必得文學該博操履端慎方為稱職若不勉勵作興何由得真才實用以後侍講修撰編脩檢討等官務要每日赴館閣進各攻文不許因循



怠惰恣宜常加考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惰不遵及放肆不謹的具實奏聞處置閣老欽奉以出大書揭於東宮明但講讀等官皆謝恩相傳時有求進閣者陰詆本院官踈散於中貴之前適是秋黎庶子淳劉脩謨律二人主考順天鄉試錄文有誤遂指藹轉聞乃命內閣具進各官脚色欲做正統間選教十人之例而閣老難於取舍故通擬勅諭如右云  
求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洎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歎欲取林文結而又以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莫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翱第五  
太宗見翱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

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翱至公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國朝舊制誥勅勘合字號國王用禮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禮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製武官誥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求樂三年十一月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編盡中書舍人芮善奏請同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太學士解縉等議用百家姓編

旨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貴芳言今文官三品以下誥勅十千字號俱已編盡乞勅翰林院別取他字編號庶無重複

上命用十二枝字編之

唐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宋誥勅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我

朝誥勅俱無宰相姓名內外各衙門題奏本皆書姓名惟文淵閣諸閣老無有封擬題本揭帖進

御雖官至師保尚書亦不具僉其銜止並僉大學士臣某官某小錄序文內亦不出姓僅存古制者此耳文華殿凡遇千秋冬至正旦行慶賀禮導

駕官舊制用翰林春坊給事中各三員俱以未習導天順初

今上正位東宮本院春坊官俱以未習導

駕禮儀因讓給事中前行遂立其次既而春坊官復立其上惟

本院官仍次之至不安其下而供以博士待詔等官天順二年博士等官俱以陞出直與童大章當冬至導

駕方入文華門給事指示以序直若不諭其意答之承見教然翰林春坊從來一體吾第從春坊官行立庶不失儀給事遂立直下班自是定繼者率因之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恩見辭行禮畢各

官將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

宣德間曾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勅免其常朝成化中

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門外候講畢仍

同行禮此予所親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今制凡御殿行大慶賀傳制禮用翰林講讀以下官二員侍班是早必先入至中左門候開與衆執事官進

華蓋殿直舍內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即先出東門星馳循殿臺而下出中左門沿斜廊而上入殿至樂耳文華候

駕過陞座乃入班立於寶卓之南糾儀御史之右稍遲則駕從中出將軍立定不容入矣故侍班官每於直舍行禮時須立近東南先出而馳斯不失儀呂逢原先生有韻語曰立宜邊走宜先階三級足毋偏沿廊而上樂盡而旋寶卓之南於斯立焉

國朝凡頒詔赦閣老先期視草繕正用寶至日早閣老預約左掖門內官先放入於內閣取詔赦捧立於殿上寶卓之北候禮部尚書請頒詔乃稍南移數步少俯授之尚書則跪授以出

英廟復辟頒詔之日適直侍班時徐有貞許道中二公捧詔授尚書仍似跪非跪禮容乖錯甚不雅觀蓋不習故也

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昔見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可齋先生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難於諉拒乃約一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  
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齋言天災  
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可齋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  
皂隸舉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先生遂呼萬歲三人皆同聲叩頭遂  
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  
不召見及召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  
及見譏諛然先是御史所建言御減京官隸俸皆承太監黃

高風欲音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洶洶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  
救及此召見得

旨戶兵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  
相慶使繼時召見則上下交而治功成矣昔諸公為中官所  
誑未及盡言所以相見之後益悔無及予在內閣時嘗欲請  
面見萬循及止之曰往年彭可齋面見一語不合即叩頭呼  
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  
勝於面對是亦有理

大臣不得面君何由諮  
沃獻替循吉者尸位固  
寵人也一則逢迎上意二  
則結納巨璫使權在其  
手三則同列不得建明  
以形其短故以不見君為  
幸尹迺謂為有理何哉

審齋瑣綴錄卷之三

宣德五年二月兩朝實錄成

賜監脩官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兼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少  
保兼太子少傅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官少傅行在兵  
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行在工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行在禮部尚書兼武英殿  
大學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行在翰林院學士楊溥白金各  
一百兩彩幣各六表裏織金羅衣各一襲馬各一匹并安續  
至副總裁官行在戶部尚書陳山禮部尚書張瑛白金各六十  
兩彩幣各五表裏織金羅衣各一襲慕脩兼考校官左春坊  
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行在翰

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左春坊左諭德兼行在翰林院侍讀周述行在翰林院侍講李時勉前習禮侍講余學夔陳循蔣驥白金各五十兩彩幣各四表裏素羅衣各一襲纂脩官侍講蘭從善脩撰苗襄曾鶴齡張洪劉永清編脩周續孫曰恭揚敬檢討王雅揚翥五經博士陳繼戶部主事陳中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叔剛福建布政司右叅議潘文奎四川重慶府永昌縣知縣萬節浙江衢州府儒學教授丘錫陝西漢中府漢陰縣儒學教諭梁萼白金各四十兩彩幣各三表裏素羅衣各一襲催纂官行在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張習騰寫正本兼錄稿官行在禮部儀制司郎中朱暉精膳司郎中陳景茂行在吏部稽勳司郎中程南雲驗封司員外郎宣嗣宗

考功司員外郎夏衡行在中書舍人余宗大陸友仁蕭湘羅淵張益白金各二十五兩絲幣各二表裏素羅衣各一襲騰寫副本兼錄稿官行在中書舍人宋琰黃振宗于濡凌壽胡覲劉絃胡宜衡解禎期行在大禮寺右寺副丘宗揚珰白金各二十五兩絲幣各一表裏素羅衣各一襲續至騰寫副本兼錄稿官行在驗封司主事蘇益行在中書舍人周崇厚騰稿及稽考叅對官行在翰林院脩撰邢寬蔣禮胡種編脩劉矩裴倫陳詢梁榷檢討許彬連知馬信周貴孔目沈寅行在中書舍人王璜寇厚胡宗縕行在禮部祠祭司郎中黃養正行在禮部儀制司主事王觀行在大理寺左寺副洪益中右寺副邵暹續至騰寫副本官行在中書舍人龐叙白金各十

五兩綵幣各一表裡素羅衣各一襲收掌文籍官行在翰林院檢討胡讓典籍李錫牛麟張禮白金各十兩綵幣各一表裡素羅衣各一襲續至騰寫副本儒士鄒循生員朱鉉白金各五兩辦事吏翁選王子翺李用方彥斌許智王彥才馮英張懋徐中梁衡各鈔二十定時禮部尚書張瑛已往蒞南京部事翰林院檢討周翰以疾卒及有故而去者陳景茂龐叙胡宗蘊陳詢梁裡凡七人行在禮部具奏

上命皆如例給賜表褱等匠十人亦各賜鈔二十錠陞慕脩等官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棨為詹事府少詹事初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俱少詹事

英仍兼侍講學士直仍兼侍讀學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周述為左庶子仍兼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俱為侍讀學士侍讀薛驥陳循俱為侍講學士侍講蘭從善為司經局洗馬脩撰劉永清邢寬胡種為侍講薛禮為左春坊左中允編脩周叙孫曰恭揚敬為脩撰檢討王雅揚蕭許彬周貴為編脩五經博士陳繼為檢討典籍張禮為行人司行人孔目沈寅為司經局正字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叙剛為翰林院繕撰儒士鄒循為待詔生員朱鉉為侍書行在禮部郎中蔣暉行在吏部郎中程南雲陞從四品祿兼翰林侍書行在吏部員外郎夏衡宣司宗為本部郎中行在禮部主事張習王觀行在吏部主事張謚戶部主事張中俱為本部員外郎

行在大理寺左寺副洪益中為左寺正右寺副丘宗揚玟邵  
進為右寺正中書舍人蕭相張益凌壽胡宜衡為左評事解  
楨期周崇厚王璜寇原為右評事知縣萬邵為左侍副教授  
丘錫為建昌府學教授陞正九品祿教諭梁萼為衢州府學  
教授辦事吏翁選等十人俱為縣丞為侍講余學夔則以陳  
老疾許致仕脩撰苗衷曾鶴齡張洪以九年考滿听吏部奏  
請福建布政司左叅議潘文奎今致仕以先年由府同知考  
滿陞授未久故也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嚮意  
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  
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  
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  
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  
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叩少保  
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事果誣以重罪於戲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哉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告予  
云

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進

英宗實錄於奉天殿明日出手勅加監脩官太保會昌侯孫繼  
宗太傅總裁官尚書兼翰林學士陳文彭時俱太子少保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官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



之工部侍郎吳節太常卿俱仍兼職纂脩官學士柯潛萬安  
侍讀學士李恭俱少詹事太常少卿兼侍讀孫賢劉翊俱太  
常卿兼侍讀陳鑑劉吉俱侍讀學士侍講丘濬侍講學士諭  
德黎淳左庶子童緣劉宣俱右庶子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俱  
洗馬脩撰王一夔左諭德編脩彭華尹直俱侍讀脩撰彭教  
編脩徐瓊陳秉中李永通俱侍讀檢討耿裕編脩鄭循劉捷  
江諧陸鉞羅璟俱脩撰檢討周經編脩張元禎以病許告稽  
考叅對官編脩李東陽倪岳程敏政檢討吳希賢俱加俸一  
級其膳錄官太常少卿余謙等俱陞一級監生周紹榮等俱  
除中書舍人儒士魏完等俱除序班其賞賜則總裁官各白  
金六十兩綵幣六表裡織金羅衣一襲馬一匹鞍一副副總

裁官各白金五十兩綵幣五表裡織金羅衣一襲纂脩官各白  
金三十兩綵幣三表裡素羅衣一襲每襲計三匹各有本色生絹  
一匹爲裏膳錄官各白金二十五兩二表裏有差稽考叅對官各白金  
十兩一表裏先是文華殿中書以寫經完各進官一級其中將滿九  
年者皆陳情乞候滿日如例陞二級朝廷亦患不均乃改陞二級至是  
預詔吏部具錄纂脩等官履歷以進定以六年以下者一級六年以上者  
二級時直已歷編脩俸八年有半矣僅同六年以上者例而柯  
萬孫劉陞二級者以從四從三無相應之幾耳李泰則素託  
曰講先期託許太監晚閣老陞必齒萬先生於是獨陞三級  
士論不愜焉初賢翊二人恐爲商先生所少自嘆此陞非光  
祿則太僕之卿耳直乃乘間謂商先生曰翰林儒臣素無帶

光祿太僕之卿者若二處人以此職則是以飽卿馬卿作講官矣即處以太常卿雖多一級亦是斯文相重意先生曰然及是果如擬是春商先生復起書將完陳彭二先生欲請增爲總裁而主靜與檢俱以母老恐商爲總裁書難完沮之及是召入文華殿擬陞賞陳彭二先生止定纂脩以下官遂避已嫌先出獨留商後副總裁所加官皆商所擬不盡滿意云成化間直等奉

勅編纂宋元通鑑綱目雖各館分脩而通行校正則各盡所見至凡大疑似大關涉必相質議衆加考訂如太祖太宗傳禪之際既詳其誤又恐未考者之致詰及撮其大要爲辯其辨日太祖太宗受授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剛

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尔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爲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剛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截雪爲截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勸引群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加剛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剛潤之以爲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爲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爲無疾方且登閣望

氣下階截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  
錄以爲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  
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出時日之先後本以爲刪  
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  
徑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徑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  
爲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  
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爲王繼恩召  
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徑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  
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  
牴牾強合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齊宋論  
復指徑所書者以爲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

考又出徑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  
之記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燾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  
矣德芳在常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爲宋后所鍾愛皆不可  
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信其人溫公可信之人也  
溫公可信則文瑩可黜召德芳之事有則燭影之事無矣或  
乃謂燾之刪潤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籍口而又  
自破其說以避禍則億度之太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  
爾史稱燾博極群書其爲長編專務廣采擇焉不精殆有所  
不免也或曰大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  
後某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孝授受之  
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元史成於毆陽玄諸公

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証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祖設次發哀群臣秦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惡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爲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躡逼之舉長編謂太宗育其字惟吉於禁中日時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邨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爲人所戕而喋不出

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無將之心加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欲以篡殺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鈞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帝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略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礼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爲之則知太宗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爲

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極之罪也或只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入篡弑者多出於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介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為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錄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從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余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諸司職掌凡翰林官九年滿稱俱陞二級然自永樂以來多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璉先生以編脩滿陞侍講而尚約蕭先生則繼陞侍讀編脩陞二級自二公始時謂尚約之力居多其後張益先生以脩撰陞侍講李士則出於特恩故往往援以為例俱不允至成化初童大章曹世澤以脩撰考滿童陞諭德曹以蔭叙陞尚寶少卿脩撰陞二級則又自二人始蓋一時同僚之贊襄李文達先生之主張也繼此考滿劉召和黎太樸陞左右諭德實錄成與童皆進左右庶子楊惟新江東之陞洗馬踰年五月以無翰林兼秩不得與翰林事皆快快乃同具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祖宗以來東宮官無有不兼翰林職者事下閣老詳擬彭先生

謂初考滿議陞時諸公咸願陞二級寧無兼官今如所言是我輩不諳事體

朝廷其謂我何且西揚先生永樂中自翰林李士改左春坊大李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

祖宗以來無不兼者乎遂不許衆益不得色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又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慙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公爲人恭莊嚴重得時行志不爲小廉曲謹平居好崇正李能納人言容善類無南北之分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

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願先生留意及請選庶吉士

英廟諭公專選此人公曰南人亦須選及會選於吏部元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卽位進公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踰年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公番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襲此公之言亦未爲無理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老成大司馬

此文達護非文過語  
尹復是之真涉謂模稜持兩端者

馬昂以儀表雖未爲

英廟所眷遇而充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率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疇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率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剛潤乃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時恐天晚半不具稿一筆寫正既撥魁後以言忤旨外調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餘言予取爲會元主考劉主靜萬循吉各主本經置倫第三予意不滿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餘言有孝有

此亦相此附以取信于  
上殊不足貴特一時涉  
用之與涉行事事多各  
人心者故不失爲賢公卿  
身

識進對大廷未必非褒然出色者後果如所期一時吉夫皆謂予有目力而姚宗伯廷稱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也

國朝孝士僅五品然清貴莫比故前輩有曰吾翰林之官不可以品秩論蓋上自公卿下自百執事咸可周旋抗礼譬若權焉自萬鈞輕至銖兩無不與之均稱而平等特一移動遠近之聞耳

求樂中毘陵陳濟先生善記書予同寅王廷貴語予嘗見濟長子道其少時侍側偶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然兒探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誦汝可提一首句如命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謂濟爲兩脚書厨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述不多見焉  
求嘉黃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數人之譖下錦衣獄十年憂  
畏不測積成勞瘁

仁廟嗣位重覩天日荐進旅鄉宣德丁未主考會試後以病歸  
時甫下壽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具樂世以爲榮癸  
丑公以父卒蒙卹典即吉赴京謝留數月至賜遊西苑乙卯  
春復赴臨仲夏乃東歸後終於寢予輯名臣通錄未得其家傳  
銘志僅據其首愆集略爲之贊曰高才懿季夙榮遭際簡任  
輔儲競惕淬礪莫爲而爲省愆<sup>愆</sup>困久乃亨荐陟三事退  
休葆和亦惟嚴侍橋梓並榮壽福隆備蓋頌其美耳乃旁詢  
其詳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季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

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因意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  
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揚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

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及爾  
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於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  
小人之之尤者可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惜然邪通錄宜  
不取姑俟知者審焉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  
起復復除者及其餘新陞自太僕丞以下皆謝於午門外  
而陞方面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  
中者因俱面謝後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



顯起復復除面強行謝礼未幾尚寶司丞李璋亦然僧道匠官每除授必赴鴻臚報名謝恩礼也成化以來僧道或因齋醮或因

聖節進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燈小小工役輒祈董事內臣爲之乞陞繁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闕謝不必報名止傳一票與吏部明旦吏部如故事面說傳奉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與知蓋以報名謝恩則鴻臚當廷宣白而傳奉

聖旨必須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不開陳何事似此舊制日更將來欺偽烏能免哉

審齋瑣綴卷之四

國朝典故五十六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因議事至京晉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日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廉使王鉞對及鉞至陞見後復諭文達日王鉞是爽利武職打拌鉞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鉞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瑰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邊釁削爵惜天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覓禍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者傲張翬京教蔡招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弼以收士望弼至

朝廷遇以重礼權貴宦寺公卿士夫皆往候之初相見特官  
無尊卑與弼皆稱大人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按踰礼見進士  
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贐輒造門拜  
謝又籍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  
者鄙之時予獨不往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會詩  
詣李文達所適與弼先在于見其戴尖頂閣簷棕帽文達咨  
以下李上達之妙不能條祈但謂其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  
李事文達顧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與弼支離出建言  
本呈文達良久起身謂欲辭狀予亦起立與弼揖予曰大人  
先出吾有私話與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頌中  
復送數步予卻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吳先生何為爾頌中

曰遮日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可  
語私事於宰相前乎頌中曰非他私事只欲決去就耳予曰  
去就當自決豈決可求於宰相頌中曰吳先生見

朝廷稜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李先生終後把作得住方可  
就職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住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此  
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所達白六事皆經生  
之恒談無大裨於治教且詞語寂寥李術可知不若勸其終  
隱免致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頌中曰諒不可留以是與  
弼乃辭歸既歸矜肆無故態人有譏以一絕云假不假方真  
不真巖巖氣象好難親不知東魯吾夫子猶自循循善誘人  
他日羅狀元倫休官往見拒辭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遂

次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巖巖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假  
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弼見詩大慚悔遣人追之  
不及他日以第不檢無如之何乃自褫冠蓬首褻衣束裙雜  
稠人中跪訟於府庭府守閱狀見其名始遇以禮未幾又訴  
於布按二司張元禎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筆怒氣  
冲天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為名  
教中之罪人吾且按兵以待然此書實未嘗達止傳於鄉里  
云世有徐言緩步槌首閉目矯激於昭昭而惰行於冥冥欲以欺  
世盜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又在於與弼下矣奚  
足道哉吳猷臣曰吳與弼囚首跪於府庭予嘗聞之太守張  
墳張其時治撫州也觀此則謬齋此錄皆實也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

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  
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梧接數十  
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  
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供  
指為李所嗾楊懼考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  
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  
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  
自東宮講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旨否曰未也且暫去一  
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揚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

妄指人我一市井小厮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  
我指也達失色以是擗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揚亦得  
免人義之李有從凡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  
欲傾李尋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礼亦人之  
所難也

幹林直房在右闕門南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未朝  
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彜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  
三鼓乃俱赴左掖門候閣老直門東向立諸彜士稍後而南  
講讀等官又後稍南給事中則立於講讀等官之後北上通  
政太常光祿太僕順天府諸堂上官又聚立於給事中之北說

謊牌之下皆東向御史則北向立於中書之南而六部堂上  
官則立於棕蓬之下蓋皆離立有禁防請託之意寓焉成化  
初李文通進彜士孫舜卿等進少卿兩不相安遂散立於棕  
蓬之下近時彭可齋先生以氣喘艱於久立間坐棕蓬甃上  
諸尚書以下因皆聯坐鼓將盡乃起入通政等堂上亦以通  
政使張允中進兵部侍郎仍掌司事遂皆隨六部坐於棕蓬  
下惟講讀以下官尚立舊所

凡翰林官內府供職日給光祿黃封內膳有常制景泰中以  
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後漸省過半然有承

命內館教書者則兩給之或兼纂脩時又倍焉成化間直當  
教書辭其常例止給其一第欲從羊識禮故未并辭之

景泰間選內侍黃賜等七人於文華門廡讀書習字以備用  
欲取翰林二人教之太特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原溥等方  
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玉成我又何以此見屬王舒  
乃傳命內閣推奉得待講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  
侍講等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始大悔

景泰丙子春兵部于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江淵先生在内閣每為同  
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垂涎代于諸閣老窺知其意乘此謂  
之曰兵部權任不輕非江先生莫可江忻然不辭乃屬商先  
生具擬內批於便室衆仍對江坐閣中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  
所以指畫掌中作江工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懷領之

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所指畫商書畢封完出置閣中卓上  
江竟不加省遂同商蕭三人往陪釋奠明日旨出調工部尚  
書石璞於兵部江補工部江大志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內  
閣先承密旨擬進總裁纂脩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  
進兼官獨商先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贊善兼檢討擬  
陞諭德兼侍講黃廷臣自編脩擬進中允稿定屬商繕正商  
退錢兼編脩若悞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錢既越衆二  
級則兼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送下階卻  
步王千之先生獨追送出閣門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  
兼官商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商恬不知至期手勅出商仍  
舊兵侍兼等士加太常寺卿乃愕然不滿

內閣諸老自解胡以來皆東西分坐小杌子及兩小板凳無  
交椅公座之設天順間李文達公欲脩品秩設公座如部堂  
之儀彭呂二先生對以往時駕嘗幸此中座今尚有御贊壽  
星及寶訓在上誰敢背而坐

英廟聞之乃賜孔子銅像置閣中而月給香燭閣老每晨入必  
一揖冬至正旦則翰林合屬官皆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彑士以上拜於閣中餘則列拜於階下蓋  
禁中尊止

寶座無敢面南故自閣老而下皆座杌子共一簿列銜僉字  
謂之公會簿亦不敢如外衙門稱公座其公會惟彑士以上  
止各書姓於銜下且僉一花字而講讀以至東西誥勅房

書辦等官雖階三品者亦具銜列姓名日畫卯酉講讀以下  
花字率出新進一手代書故多潦草正統中王玉修撰嘗嗔  
代書不整曰小輕薄自後無肯代其書者他日復見其名下  
皆白乃赭然曰代書也罷李公初入閣忽覩公會簿無一花  
字可觀咲謂翰林先生皆不善花字彭可齋對曰此惟一人  
代書耳豈不善哉是時惟陳緝熙好代書緝熙去後始各自  
書成化中始賜內閣兩連椅籍之以褥又賜漆床錦綺衾褥  
三付以便休息閣門則夏秋懸朱筠簾冬秋紫毡簾皆司設  
監內侍以時供張

恩何渥也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每喫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遽託中貴獻言今後酒飯以常例賜毋煩

王音自是儼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無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講官之為重未必不自此始况主靜云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濮議以取悅盖以私意度人可乎毋煩

王音其亦取悅之謂歟

英廟實錄稿初成總裁諸先生揭公會簿議擇數老成者檢閱校正之與者皆以硃筆點其名時劉主靜先生獨先指程編脩敏正名以希合李文達公公不允既而主靜又謂此編脩

年雖小其實聰明公勉從點之主靖退公謂左右曰君子愛人以德何必尔也遽命刮去其點乃示出衆吏科都給事中樊景瞻儀狀魁頰應對捷給

英廟深喜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遣勘事於外郡召至榻前諭之曰此回即陞及竣事還攀髯不及矣其同年御史田賓先是按蜀坐賍貪逮繫錦衣獄禍不可測適遇赦爲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瞻感念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汝則好矣我將如何衆皆喟然景瞻亦不覺啓齒中庸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其此之謂歟

成化己丑春吏部尚書李秉執中罷初執中與王宥公度俱以剛簡直質得譽坐廢再起巡撫一日左都大司馬缺方難

其人時僉都葉盛與中鎮守廣東以寇賊欲脫其地適因議  
事赴京舟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給事王汝霖禮科都給事  
張寧爲保留計二給事合科道議舉執中補左都公度補大  
司馬與中堪入閣御史呂洪謂二公可舉與中譽頗損恐未  
宜遂止舉王李其疏中謂上言大臣德政雖律有禁然薦賢  
爲國終無私意時人評譏若尔則強姦人命皆可自首與中  
亦得易鎮宣府而寧等又欲合舉岳正復入閣意得扳附榮  
進王李果德之會舉清黃首排群議舉寧堪任僉都正堪兵  
部侍郎

朝廷覺其朋比怒不允陞寧正知府以去公度尋謝病歸執中  
又被科道合舉補家宰時少宰崔克讓尹同仁皆不悅事

多異同執中性粗疎原籍有一巡接任滿軍囚數不足賂考  
功主事劉道求陞而爲郎中張宇中所沮如例擬付文選司  
對品調除道因諧宇中不公執中不察大詬於堂上宇中挺  
身抱按面質颺言必如此爲公如此爲私今此私乎公乎若  
尔信讒柱是非我等何以盡職喧忿不止二少宰皆呼張郎  
中汝言信是且罷執中色失氣沮再三柔聲謂張郎中我已  
知悔由是傳咲中外御史康永韶初以能星命醫卜出人執  
中門得選御史戊子冬彗出永韶奉執中意向合衆請汰京  
官且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馬司徒當罷執中陰主五之  
遂覆請會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曾被劾者宜聽自陳以  
是司徒罷邊員外退邊詒執中謂我獨可消天變邪又姚宗



伯諸公皆見留因銜執中執中不郵惟擇美職餌科道以自  
護至朝除給舍暮輒造賀今尚書有造給舍門者自執中始  
况所推舉亦多偏徇清議不韙御史戴用乃建言方面缺宜  
照正統間例許在庭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擢用而御史  
劉璧以九年將滿惧無舉主夤夜走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  
數知己力詆用所言請歸推舉之柄於吏部至謂人君處九  
重焉能辦臣下賢否語多侵內閣未幾吏部又黜彭彭甚  
夥彭彥充實以姻家僉事鄧秀劉倫正皆與黜意快快二少  
宰又日夜露執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蕭彥莊因欲具劾彥  
充從吏之疏下多官會勘二少宰對欵承伏且曰吾二人嘗

諫之柰不見聽何執中坐罷竟與朝覲所黜者同辭人謂執  
中爲彗星掃人兼自掃矣時彥莊疏有執中暗結御史等語  
朝廷駭之

諭令指名彥莊懼構怨違疑有

旨切責乃指劉璧等而立布政陵憾彥莊見劾褫職訐彥莊  
嘗使山西嗔其奉承不至遂俱逮下錦衣獄科道素比執中  
者喧謗王大理同節響意冢宰因嘆彥莊彭閣老聽彥實  
等譖合計罷執中閣老內不自安稱病予懼貽禍鄉郡請商  
閣老急以崔補冢宰庶慰科道此入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  
謗商諾之翌日崔果陞崔又託予白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  
礼侍葉與中補右既而彥莊降驛丞璧與御史馮暉吳遠降

州判刑部主事吳智亦許永韶調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輩之謂歟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家宰大章陸司寇瑜頗致謗議圖代者大監覃勤乘間薦王理卿槩尹少宰旻

上頷之覃密報王尹入朝道詰王曰昨有人到宅上其言亦可信乎王曰無也尹質以覃所報王悟曰恭喜予何敢望是時外議多擬王代姚而商閣老亦銜旻謗姚屬意於王旻懼百方經營及是喜得覃語故詰王以沮其來癸巳春二月姚沒適商公以妻喪在告旻亟叩覃毋候商出覃乃引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皆歸於是遂諭內閣擬旨彭閣

老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曰此則無如是遂擬陞家宰并葉盛少宰轉左彭又曰右侍郎亦即可補諸太監曰從先生舉萬循吉日禮侍劉吉好懷太監謂渠禮儀纔熟且莫動先是彭與萬私議尹葉二人若逆轉則有右缺可處尹正言萬曰正言是好至是萬乃舉劉不允遂已之既而彭間見語予謝之曰直何敢望他日萬復語予曰日者我本欲舉先生

朝廷不肯遽陞首部擬轉劉而以先生補劉缺庶幾可允不意內中不肯動劉然此缺尚在于予曰過蒙周慮但禮侍直亦不敢望也

商閣老罷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

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

陸見方中絲絛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妄帖一日士大夫家會宴優人呈東窓事犯之戲中見岳武穆械繫下獄之狀艷然呵止之蓋嘗施虎者也

成化丙申秋柒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見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而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賃房者王二之幼男啼哭其夫婦大喊救人予驚起隔墻呵叱問之荅云有人且云取刀來少頃乃息次日使人審

其詳云一物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提孩力與互爭其夫荒忙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鄰居火慳始棄去初此慳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蕪旬始息

兩京五府六部衙門位置多同而少異北則稍加弘壯五府以中左右前後爲序南京總兵坐中府而北之總兵坐後府蓋避中也南北太常寺皆居通政司之上而班次則通政在前蓋通政在九例中執政衙門故也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城賢門門字無鈎

太祖謂才秀湏出用不宜限隔門皆去限且怒詹孟斧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畫穿今粉踪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網紀法度爲序每字二十間比監則以格政誠正脩齊治平爲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諾旦具聞

上不之肖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今制題本用白錄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許四葉盡之所長每葉六行每行二十字字比奏本頗大不盡拘洪武正韻字盡其年月獨占一葉之中蓋末語或題或知聞字許占年月上一行過二行則年月必須過一葉矣

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以九摺畫而止字用成雙不成雙者是以之字而總兵所掛印文則用柳葉篆其御筆與各王府之寶則用玉箸篆其印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俱銀三品以下者銅惟應天府特賜銀印示所重也而巡按御史印柄端有孔條穿之其餘雜職衙門則形稍長不方故謂之條記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神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 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解后以死固非

朝廷之意實漢廢人之所爲也

韓憲韓公雍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處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衆曰韓鈔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輒發百余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繼公者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爲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平江侯陳公瑄天資明敏善幹濟初公帥舟師扼江津時靖難兵至即濟以舟舟少乃拆民居材編筏以足之後總漕運見河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行創為溜頭柏篁以相避實為兩便至今人遵行之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賫勅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辨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內以新易舊兩得其便特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